

东北的 历史与空间

王禹浪 王文轶◎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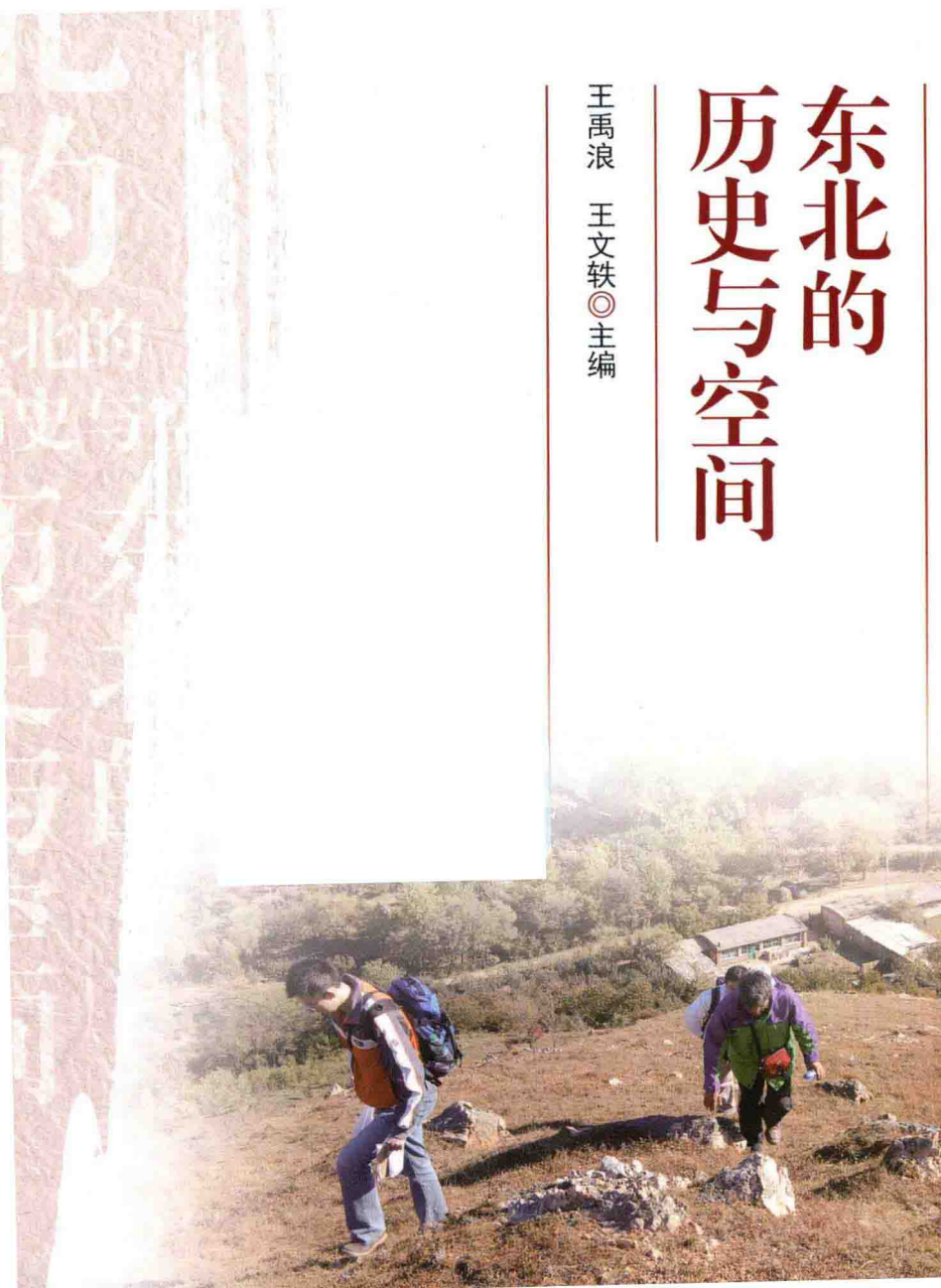
ngbei De

hi Yu Kongjian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东北的 历史与空间

王禹浪 王文轶◎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北的历史与空间 / 王禹浪, 王文轶主编.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 - 7 - 207 - 10680 - 3

I. ①东… II. ①王… ②王… III. ①东北地区—地方史—文集 IV. ①K29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9763 号

责任编辑: 姚虹云

装帧设计: 周 磊

东北的历史与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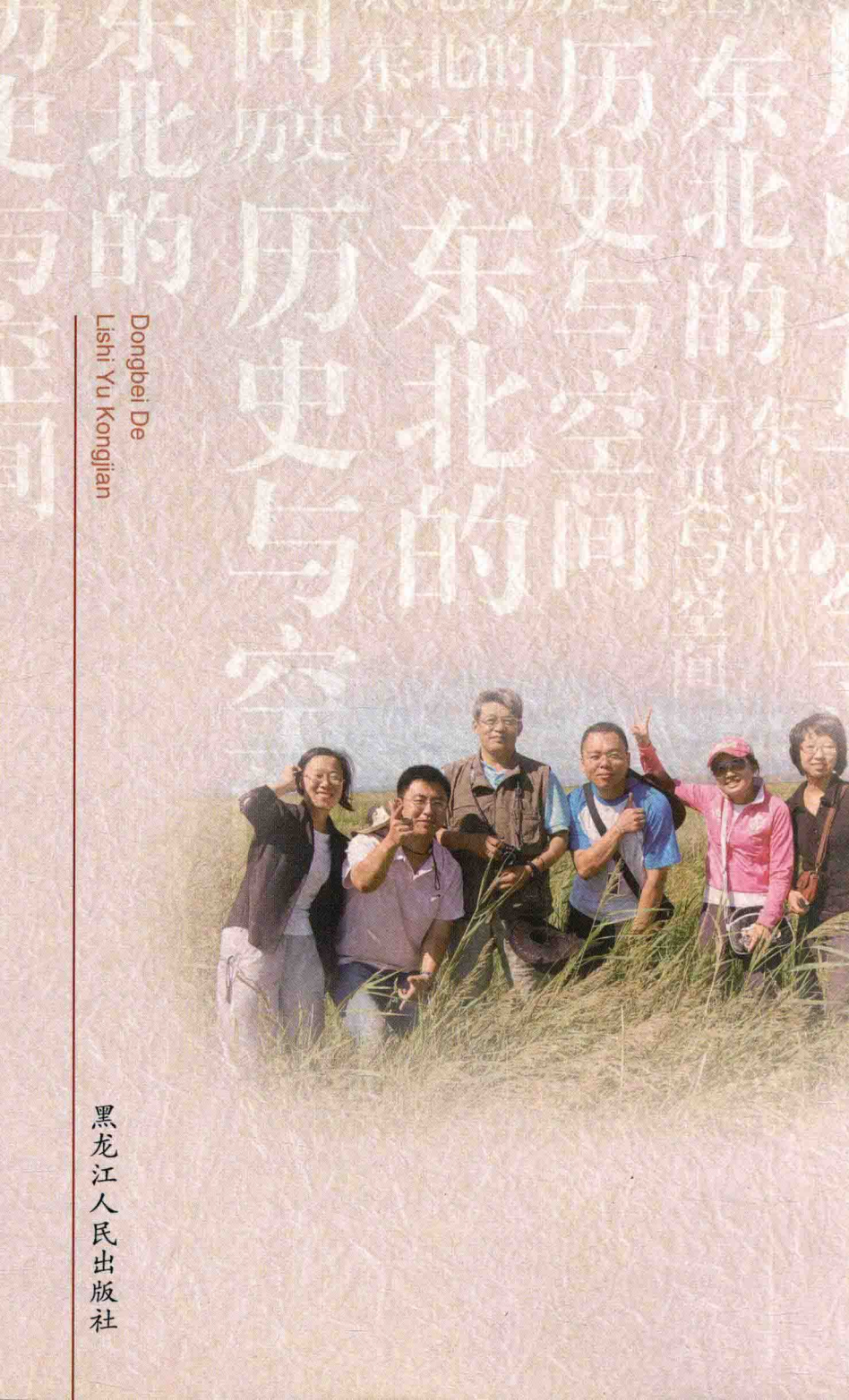
王禹浪 王文轶 主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插页 12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0680 - 3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82308054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Dongbei De
Lishi Yu Kongjian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序

人们可以通过光去探索宇宙,最近又通过声音找到了引力波,这个发现让科学家们痛哭流涕,激动不已。据说我们如今可以凭此打通宇宙的前身今世,找寻到我们存在的根本。相对于自然科学领域的伟大发现,历史与之比对起来显得有些过于“朴素”、“羞涩”了。

历史,许久以来被定义成类似一面镜子的作用,人们更愿意相信,有了镜面的参照才能有更笃定的未来。那么,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对一段尘封旧事的解析?是对许多存在过又消失掉的文明的探求?还是对当今世界文化、和平与冲突的更具说服力的延续?此刻,历史,又显得如此的鲜活、具体、实用了。

我的父亲王禹浪教授,从一个哲学系的学子转跳到历史研究中已经整整三十八年,今年他将迎来人生的第六十年。可见在他人生这六十年中,有一多半的时间都是在从事同东北历史相关的研究工作。从我记事起,在他的案头总是堆满各种书籍和文献,深夜中总能听见他笔尖划过纸张的唰唰声。他对历史的这种偏好和执着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在百转千回的人生曲折的旅途中兜兜转转,最终也落脚在历史研究的舞台上。

父亲所从事的历史研究是我认为最具有独特魅力的部分,那就是对中国东北史的研究。何谓中国东北史?在这片广袤神秘的东北大地上,父亲用了三十八年的行走创造并总结出他的东北流域史研究的新概念,在中国东北的每一条江河溪流、每一座古城遗址几乎都留下了父亲考察的坚实足迹。从他的身上我看出了他对中国东北史

研究的匠人精神,那么的孜孜不倦、一丝不苟、持之以恒。他在辽阔的东北热土上驰而不息地追寻着历史的脉络,终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节拍。

中国东北史,既是一种区域的历史,也是跨越了国界的历史。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从中国东北地区脱洒出来的五大流域文明与五大帝国王朝,它们的那些辉煌是无与伦比的震撼。在我的心中,历史是区域的,是交织的,是平等的,是并行的。历史没有谁替代了谁,历史只有无尽的交错与交融。历史不应是相互的比较与排列,历史是一种绵延的承载与展望。中国东北史的方兴未艾是需要更多注目的关切眼神,是需要更多认真钻研的匠人精神。

这是一本纪念论文集,这是一次中国东北史研究中的一部师生合奏曲,行走在中国东北的历史时空,合奏出一曲辉煌绝妙的乐章。

王天姿

2015 年 12 月 18 日

目 录

走读东北是我一生的坚守	王禹浪(1)
-------------------	--------

· 东北史地与地域文化研究 ·

“辽”字释义及其相关地名研究	王文轶(34)
辽末金初四次战役的初步研究	刘述昕(51)
渤海国诗歌的初步研究	孙 慧(69)
从耶律屋质看辽朝前期的几个问题	王秀芳(84)
诗词见证下的金源地区文化	郭丛丛(103)

· 东北政区沿革史研究 ·

金代猛安谋克官印研究述评	寇博文(120)
金代东北建置沿革初步研究	于冬梅(136)
清朝东北副都统衙门设置初探	江红春(150)
明代辽东都司所辖自在、安乐二州初步研究	孙 军(165)

◆ 东北的历史与空间

清末移民与黑龙江地区的早期开发	王海波(187)
-----------------------	----------

· 东北筑城与文化交流史研究 ·

辽道宗朝辽与高丽使者往来的初步研究	石艳军(208)
金上京城及其城市文化研究	刘冠纓(229)
嫩江流域辽金古城初步研究	刘加明(251)
隋唐时期营州交通路线考略	程 功(268)
牡丹江流域渤海古城初步研究	于 彭(286)
国内外夫余王城研究述评	王俊铮(305)

附 录	(320)
-----------	-------

附录一:王禹浪教授主要著作目录	(320)
-----------------------	-------

附录二:王禹浪教授主要论文目录	(322)
-----------------------	-------

附录三:王禹浪教授学术年表	(333)
---------------------	-------

后 记	(346)
-----------	-------

走读东北是我一生的坚守^①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位“行者”，而并非是“学者”，最多也只是一位对东北史充满热情的人。或许是兴趣使然，在东北史研究领域坚守了近四十年。从1978—2016年，在东北大地上整整行走了三十八个春秋。三十八年来，走读东北成为我无悔的坚守，行走、阅读、写作、思考一直伴随着我的脚步前行。有人曾经问我：“行者何意？”我的理解就是走路的人，引申为问路的人。其实“学问”的反读就是“问学”，因此“行者”就是一位不断行走的问学之人。

2016年3月，农历丙申年正是我六十周岁，我生于1956年的丙申年，人生能够活到一个甲子之年实属不易。所谓耳顺之年，就是能够听得进逆耳忠言了，对于世间的道理可谓明白一二。按照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单位退休年龄的卡尺，这把年纪的人算作“悬车之年”即所谓退休的年龄。在得知我的学生们正为我的耳顺、悬车之年精心编辑出版一部纪念文集的消息，希望我能为这部文集起个书名并为之作绪论时，便欣然接受了这一具有意义的任务。我向来心无大志，胸无点墨，想来想去为纪念文集起了这个名字——《东北的历史与空间》，并为此书写了一篇自述体的学术回顾。借此历数我走读东北历史的真实过程，目的当然不是炫耀自我，而是回想一位行者走读

① 作者简介：王禹浪，男，1956年3月生，现任黑河学院中俄边疆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大连大学名师，大连市历史学领军人物。

◆ 东北的历史与空间

东北的问路途径与轨迹。即使是“飞鸿踏雪之印”，也能够留下一点真实的印痕，便选择了《走读东北是我一生的坚守》这个题目，谨以此绪论献给我可爱的同学们，但愿我们能够相携共勉，友谊长存。

2014年6月3日，我经过纵横东北腹地近两千公里的旅程，横渡黑龙江，抵达了俄罗斯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在由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主办的“阿穆尔河流域古代历史文化与民族——学术研究经验和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会议主办方宣布授予我阿穆尔国立大学“荣誉博士”的称号。三天之后的6月6日，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校长布鲁金科·安德烈·多利耶维奇教授亲自率团，访问了大连大学和中国中外文化交流史学会，并代表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学位委员会，以表彰和鼓励我为中俄两国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在黑龙江流域古代文明研究中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正式向我颁发了荣誉博士证书。在我即将步入耳顺之年的前夕，被授予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的“荣誉博士”称号，实现了我心中长久以来的一个夙愿！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晃我在大连大学任教也已经走过了十三个春秋，有二十位硕士研究生跟随我走入东北史的研究领域……在共同学习的日子里我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亦师亦友坦诚相待。那些曾经难忘的故事，如同五月盛开的达子香散发着迷人的清香，永远浸润我的心田。如果说《东北的历史与空间》是他们毕业论文的合集，毋宁说是我们师生共同用心血浇灌的一片绿洲，看到他们茁壮成长的情景使我回想起风华正茂的时代。

一、大学毕业——选择地方史研究

1956年，我出生于黑龙江省方正县，自幼在父亲的熏陶下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与古代医书，古文虽晦涩艰深，其深刻且富有哲理的故事却令我常常手不释卷，或许是兴趣点燃了我的好奇心，为我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5年，我作为松花江地区行政公署的先进工作者，被推荐到黑龙江大学哲学系读书。在那个特殊

的时代,能进入高校就读可谓万分的幸运。在校园里广泛阅读的习惯使我受益匪浅,涉猎了不少中西方哲学、历史、文学著作,无论黑格尔、费尔巴哈、罗素、康德、马克思、恩格斯、尼采等西方哲学著作,还是中国的老子、朱熹、王阳明等,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哲学中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对我后来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我虽然是哲学系出身,但在大学期间却因为广泛阅读而对历史与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一直以为,一个人一旦对某一个专业产生了兴趣,就不要轻易地放弃,因为兴趣是每一位到达渴求的彼岸最好的引路人。在兴趣的指引下,1978年8月,我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进入松花江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文物管理站,负责管理全区十一个县的文管所、博物馆和图书馆工作。在广袤的黑龙江大地上,我步入了东北史的研究领域,并开始了陪伴我一生坚守的事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我走读东北万里征程迈出的第一步,我立志要用双脚去丈量 and 感受这片广阔而厚重的土地。在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期间,我率领松花江地区文物普查队对所属地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文物普查工作,足迹踏遍了哈尔滨、五常、宾县、巴彦、尚志、呼兰、木兰、方正、双城、阿城、延寿等十一个市县的山水水,涉及呼兰河流域、牡丹江流域、拉林河流域、蚂蚁河流域、阿什河流域、运粮河流域、木兰河流域、松花江中游流域等地区,撰写了近百万字的考察日记,积累了丰富的照片,搜集、整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这次文物普查工作中,我率领的考古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新发现和复查了大量古代遗址、墓葬、碑刻、古城、教堂、庙宇等历史遗存,大大丰富了松花江流域中游地区的文物“库存”。这次文物普查工作是我涉足东北史领域的开端,奠定了我日后在这片广阔的学术天地中有所作为的基础。后来由我执笔撰写了三年文物普查的汇报成果《松花江地区文物普查简报》——发表在《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2期上,成为后来研究阿什河流域、呼兰河流域、拉林河流域、蚂蚁河流域、枷板河流域、松花江中游地区历史遗存的重要学术

成果,并被国内外各种学术杂志多次引用。尤其是宾县庆华堡寨的发现,为探索黑龙江流域的索离、夫余、秽貊王城的地望提供了最重要的佐证。据不完全统计,至今这篇文章被国内外学术界引用和转载达上百次之多。此外,在我的倡议下还完成了全省首例地区级文物档案的建档工作。由于我所负责的松花江地区文物管理站工作业绩突出,1984 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全国先进集体。

在此期间,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我先后拜访和结识了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谭其骧、陈述、王钟翰、金启宗、李范文、游寿、陈可畏、宋德金、陈连开、苏赫等先生,东北史学界的著名学者李健才、张博泉、王承礼、朱子方、孙进己、齐心、关成和、穆鸿利、杨森、杨旸、魏国忠、魏存成、张泰湘、孟广耀、孙秀仁、干志耿、张碧波、武国勋、方启东、王绵厚、王侠、王建群、林树山、李治廷、殷德明、许子荣、步平、道尔吉、耿铁华等先生,受到了李健才、金启宗、李范文、陈连开、齐心等先生在东北历史地理学、考古调查、考据学、语音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悉心指导,金启宗先生则在东北地名学、语源学、民族学方面给予了我特殊的授业,孙进己先生则在东北民族理论、东北古文献学、东北史通论等方面不断地扶持我成长。李健才先生为了培养我研究东北历史地理的兴趣,特意为我制定了东北历史地理的研究计划,并耐心地指导我应从研究金代历史地理开始。为了能够亲身获得各位师长的授业,我经常自费往返于哈尔滨—长春、哈尔滨—沈阳、哈尔滨—北京之间。在李健才先生、金启宗先生、齐心先生、王承礼先生、孙进己先生、张碧波先生、张泰湘先生、魏国忠先生、许子荣先生的家里认真地聆听他们的谆谆教诲。后来,在长期的交往中我又与齐心、张碧波、王绵厚、魏国忠、张泰湘、许子荣等先生结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

1985 年,我在魏国忠、步平先生的极力推荐下被破格调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专门从事东北地方史研究工作。由于在松花江地区文物管理站的工作经历,使我的这一阶段(1981—1988 年)的研究成果中带有浓厚的考古学和考据学的倾

向,当时我主要专注于金代黑龙江地区的历史地理、文物考古调查和古城分布的研究,其中不乏关于东北民族与金代货币制度等方面的文章发表。后来又参与了由张碧波先生主持的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我承担了该项目的副主编工作。同时,我还参加了由谭其骧、李健才先生作为学术顾问,孙进己、冯永谦先生总撰的国家七五、八五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东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和编撰工作,我作为第三卷的副主编,成为当时“东北历史地理”国家重点项目中 youngest 的成员。此间,我与王宏刚研究员合编著的《女真传奇》《满族民间故事》《满族民间故事选》等书也相继由时代出版社、春风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浅谈金代的窖藏铜钱及货币制度》《金代寥晦城考》《金代冷山考》《金上京会宁府三县考》《松花江地区文物普查简报》《黑龙江地区金代女真人及其先民的饮食与居住风俗》《金代货币制度研究》等十余篇论文也均发表在这一期间。

在初涉东北史研究领域的数年间,我主要从事的是一些基础的实地考古调查、文物普查工作,并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两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项目的研究,接触了一大批老一辈的优秀学者。这些难忘的经历使我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培育和历练,特别是在松花江地区文物管理站工作期间,长期接触文物考古工作,为我奠定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和文物鉴定的本领。参与国家课题项目期间与各位师长的相处更使我在学术研究上受益匪浅,备受启迪和感悟。正是诸位师长的谆谆教诲,才让我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成长和进步。

二、东渡日东——开启哈尔滨地名研究

随着我在学术研究上崭露头角,工作趋于稳定,家庭美满幸福,女儿在一天天长大。然而,我那颗年轻而不安于现状的心又开始躁动。1988年4月,我做出了一个令身边所有人都倍感意外的决定。辞职,舍弃已经取得的一切成绩,毅然东渡扶桑,自费奔赴日本留学。这个决定看起来似乎有些草率和令人费解,因为当时的我甚至还不

知道日语有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区别,这注定是一场“文化苦旅”的行程。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李东源老师不辞辛苦教我突击学习日语,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囊中羞涩,为了筹集赴日旅费,卖掉了我收藏的《辽海丛书》和赵明诚的《金石录》。日本友人金忠铨先生为我最初在日本留学期间的过渡打下了基础,鸠谷秀夫夫妇、松尾沼等日本友人都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在初到日本的一年中,我半天去语言学校学习,半天往返于餐馆的后厨、大山印刷厂车间,“打工——学习——再打工”成为我这一年生活的主旋律,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然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经过一年的历练,我已经可以用日语进行日常会话与沟通,并成为了印刷厂出色的“熟练工”。这段难忘的经历开启了我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也为我在日本期间研究哈尔滨地名奠定了基础。

早在我担任松花江地区文物管理站副站长期间,就结识了时任哈尔滨市地方史研究室主任的关成和先生。关成和先生是我国著名地方史志编纂与金史地名研究专家,曾撰写《哈尔滨地名考》一书。他在这部书中提出了哈尔滨是《金史》中的地名“阿勒锦”“靺建”的音转,为女真语“荣誉”之意。我在与关成和先生的接触中获知了这一哈尔滨地名研究的最新成果。1985年6月,我调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师从地方史学者魏国忠、孟广耀、许子荣先生,开始专门从事渤海、辽金史研究。记得那是1986年初,许子荣先生告诉我:“哈尔滨地名很可能与《金史》中的‘合里宾忒’有关,关成和先生的‘阿勒锦’说可能要发生动摇。”^①许子荣先生的这一观点,使我开始质疑并思考哈尔滨的地名含义。就在我远赴日本留学一年后,在我的好友时任黑龙江省海外国际旅行社日本部经理石兴龙先生引荐下,我结识了日本《读卖新闻》资深记者砂村哲也先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砂村哲也先生曾在哈尔滨就读中学,并对哈尔滨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年近六旬的砂村哲也先生十分怀念那段哈尔滨的生活往

^① 王禹浪:《哈尔滨地名含义揭秘》,哈尔滨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事,对哈尔滨地名含义抱有极大的兴趣。当时,我很难圆满回答砂村先生所提出的关于哈尔滨地名一连串的追问。事实上,当时国内的学术界对哈尔滨地名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在回答砂村哲也先生关于《金史》中“阿勒锦”、“靺建”的问题时,只是简单地告诉他:“阿勒锦”是清代点石斋石印本《金史》中的满语注音地名,元代刊行《金史》写作“靺建”,为女真语译名。砂村哲也先生对此十分兴奋,并强烈要求一同前往日本国会图书馆查阅乾隆年间刊印的《金史》。于是,次日我们来到日本国会图书馆查阅《金史》,在八大函的《金史》中我几乎毫不费力就找到了记载“靺建”和标有阿勒锦注音的《金史》典籍。虽然我一再强调这完全是一种偶然和巧合,但这一发现却让砂村哲也先生激动和兴奋不已。从此,我开始与砂村哲也先生结为哈尔滨地名研究的忘年交。此后,我几乎每周都要从东京前往数十公里外的埼玉县大宫市三桥区的砂村先生家里,共同探讨哈尔滨地名与《金史》中的相关问题。砂村哲也先生的那种刨根问底,敏锐而严谨的学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随着《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与《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相继公开出版,这些珍贵的档案史料为我们研究哈尔滨地名含义提供了新的线索,冬去春来我们这种特殊的研究方式持续了一年多。从1989年5月至1990年9月,我与砂村先生几乎每周都在他的书房中,围绕《金史》、《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出现的“哈里宾忒”、“哈尔滨”地名等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时光,从东京的池袋到大宫,乘坐电车又转乘巴士、沿着寂静而曲折的小路步行直达砂村先生家的阁楼,沉重的铁门、温馨的书房、砂村哲也先生慈祥的母亲,以及夫人的料理与乌龙茶的芳香、院中的柿子树、那只可爱的护院大青狗“太郎”、每天清晨我与先生步行到最近的 Restraunt 嚼着新出炉的面包、悠远浓郁的咖啡香……都成为了我记忆中难以忘却的往事!我对砂村先生家的那座陈旧的阁楼和院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寄予无限的深情。

1990年10月,在砂村哲也先生的力荐下,由时任日本亚细亚大

学校长衛藤沈吉的推荐,我被日本亚细亚大学亚细亚综合研究所破格聘为特邀研究员。衛藤沈吉是日本著名的法学家和外交学家,他的父亲衛藤立夫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经担任过奉天图书馆馆长,并著有《鞑靼漂流记》一书。1990年12月,在中见立夫先生的推荐下,我又被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聘为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共同研究员。在此期间,我还结识了神田信夫、松村润、河内良弘、细谷良夫、中见立夫、加藤直人等一批日本学者。此后,我有机会参加了日本东方学者学术会议,日本满族史研究会、野尻湖日本阿尔泰学学术会议,并访问了东洋文库、东京外国语大学AA语言文化研究所、日本中央大学、一桥大学、早稻田大学、日本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学院大学、筑波大学、冲绳大学等学术机构。了解到日本各大学的学术氛围浓厚,众多的学者组成的内陆亚洲史学术团体都具有老、中、青梯队相结合的特点,活跃的气氛、传承与创新、朴实而严谨的学风与自助协力的精神和学以致用例子随处可见。期间我还考察了日本众多的博物馆及历史遗迹。日本《读卖新闻》还专门对我在日本的奋斗历程和求学事迹进行了专门报道。日本的求学经历,使我逐渐认识到学习应是一种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的过程,这也促使我在后来从事研究生教学时,经常强调和引导学生秉承学以致用的理念,注重从实践中学习和思考。然而,正当我在日本的生活、学术环境刚刚好转之际,我的妻子由于常年的操劳突然病倒的消息传来……人生有时总要面临许多艰难的抉择,而这种所要承担的痛苦和压力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最有体会。于是我毅然放弃了在日本的一切优越条件和待遇,回国照顾妻子。

东渡日本的数年,我深入学习和考察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史学领域及相关的满学、蒙古学、内陆亚洲史学的研究现状,深为其学科的发展、梯队建设的传统与实用相结合,以及严谨而又具有传承特色的学风所折服。在与多位日本学者的交往合作中感受到,我国与日本在学术研究上所存在的巨大差距。值得庆幸的是,在留学日本期间偶然引发我探究哈尔滨地名含义之谜的兴趣,遇到砂村哲也先生则

是我东渡扶桑的幸运,那种缜密的逻辑思维与新闻记者式刨根问底的追问,迫使我不不得不在寻求哈尔滨历史地名的学术道路上不断学习与探索,从语言学的语音到语境、语词、语根、语源,再到天鹅的习性、迁徙路线、地理环境、考古学、文献学等等都要从头学起。最为重要的是促使我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研究的视野逐渐开始从微观到宏观的辩证思考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长城以北地带的古代民族所留下的这些历史地名具有化石般的魅力。无疑这是探索“华夷互变”、“夷夏之辨”的一种新的意识流,重新审视和探索这些不为汉语系统所能解释的汉字标音的地名含义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一种挑战。什么是学问?在我与砂村哲也先生的讨论中深深地体会到了一个真理,所谓的“学问”其实就是“问学”。

三、学以致用——揭秘金源历史与文化

归国后,在照顾妻子的同时,我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哈尔滨地名含义的研究中。早在1986年,我曾与许子荣先生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明代《女真译语》一书中找到了解释天鹅之意的“哈儿温”一词。由于我在日本两年多的研究经历所打下的学术基础,回国后正式开始从“天鹅”的角度对哈尔滨地名含义进行揭秘,并参与到由哈尔滨《新晚报》发起的“哈尔滨地名含义与城史纪元”大讨论的行列中。1993年,哈尔滨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学术文集《金代黑龙江述略》,在该书“下编”中,收录了我当时撰写的多篇关于哈尔滨地名含义与城史纪元的研究论文。此后,我对哈尔滨地名含义的诸家之说如满语“打鱼泡”或“晒网场”、蒙语“平地”、俄语“大坟墓”、满语“贫寒小村”、满语“锁骨”、满语“扁”、通古斯语“渡口”等观点一一进行了考释和评述。并以最大的精力,投入到翻阅中外史籍和各类文献档案的工作中,结合田野调查、深入考古发掘现场,反复进行文献与实物互证和逻辑推理,从历史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文化学、语言学、地质学、地理环境、鸟类迁徙等多个角度综合研究,终于得出了哈尔滨地名源自女真语“哈儿温”——释为“天